好媽媽的新篇

言止善

燈下集

尹建莉，教育專家、作家。曾從教多年，現從事家庭教育研究及諮詢工作。她在二〇〇九年出版著作《好媽媽勝過好老師》一書。這本書持續暢銷，甚至漂洋過海，出現在紐約的書店裡。僅這本書就讓她成爲「中國作家富豪榜」的常客。其新作《最美的教育最簡單》近日上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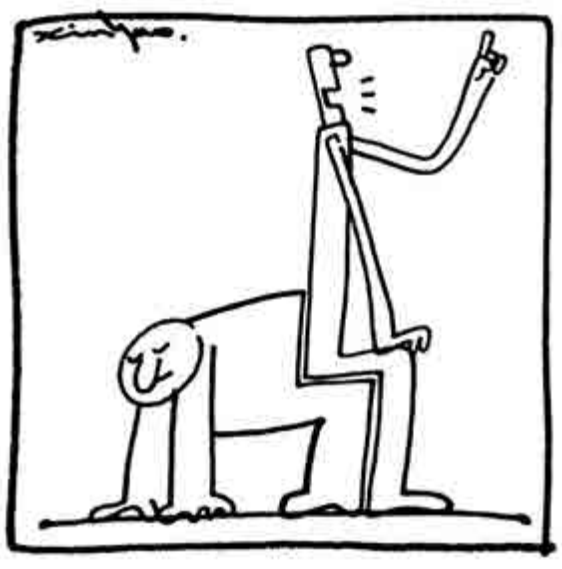
尹建莉說，新書不是續集，可看作是前一部《好媽媽勝過好老師》的姊妹篇。那本是以她女兒爲案例主角，新書則寫到更多的孩子。教育生活是無窮無盡的，教育寫作就是要概括這些東西，爲教育生活提供思路。尹建莉認爲新書感性描述略少，理性分析較多，仍採用案例寫作的方式，同時繼續堅持雅俗共賞的風格。每篇文章的切入口或核心案例往往很小，司空見慣，陳述的道理卻比較大，但這種「大」往往歸於簡潔，而不是繁複。她希望通過自己的專業知識，簡化教育這件事，糾正人們習以爲常的很多教育錯誤，讓所有的家長都能意識到，美好的教育原來是簡單的，自己也可以成爲教育專家。

尹建莉認爲自己的教育思想是中西合璧的：雖生長在東方這片土地上，從小受到中華傳統文化的浸染，但一直以來研讀的教育學和心理學著作，大部分出自西方。她不認爲兩種教育文化有什麼衝突的地方，一切教育如地球上的陸地，表面看各板塊距離很遠，有大洋相隔，其實大海下面它們全部是相連的。簡單地看，在學校教育方面，我們當下落後於西方。但在文化傳承上，即教育觀念上，我們的文化並不過時，早已和世界接軌，如「因材施教」、「無爲而治」等，只是普及得還不夠。另一方面，很多文化糟粕仍在流傳，譬如不打不成才之類的說法。

尹建莉主張，不要急於給孩子立過多的規矩，尤其在他們認識世界的初期。兒童對一切事物都充滿好奇，探索的慾望充滿體內的每個細胞，而且，他們不知道行爲的邊界，所以常常會做出格的事或闖禍。在這樣的一個關鍵期，家長要以正面心態面對孩子的種種「壞行爲」，只要不危險，不妨礙他人利益，都可以放手讓孩子去嘗試。一個缺少嘗試、不犯錯誤的童年是恐怖的，它並非意味着這個孩子未來活得更正確、更好。近年來國人喜歡探討的一個話題是，爲什麼中國本土沒有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人們總喜歡把板子打到中國的學校教育上。學校教育固然有其弊端，但如果孩子在家庭生活中處處受限，不能做一點點反常規的事，不能有一點點出格行爲，創造力和探索意識被處處壓抑，早早萎縮，如何能指望學校培養出愛因斯坦呢？在教育中，自由就是空氣，看不到摸不着。你可以不去關注它，甚至可以不承認它，但絕不能缺少它。沒有自由就沒有教育，一個人，必須首先是自由的人，才可能成爲一個自覺的人。

尹建莉不願說自己有什麼獨創性。俗話說，太陽底下無新鮮事，她所有的觀點都可以從經典教育學和哲學中找到出處。雖然自己可以獨創一個詞，如「暴力作業」，但卻不能獨創一個觀點。如果有什麼人聲稱自己獨創了某個教育觀點，那應該是因爲他（或她）不知道早有人這樣說過。尹建莉評估自己所爲不過只是在解讀前人的思想。她在博客上給家長回信，鼓勵家長成爲「教育專家」，她認爲「專家」不是一個職稱，而是一種專業素養。

順便說及，尹建莉的女兒二〇〇七年十六歲時參加高考，取得了超過當年清華錄取線二十二分的成績，被內地和香港兩所名校同時錄取。她本科畢業後，去美國一所常春藤盟校讀碩士，畢業後在香港工作。尹建莉認爲她和女兒都不完美，各有自己的缺點，但她倆都不在意這些，只要在一起就十分愉快，互相開玩笑，女兒甚至喊她的外號，她們像姐妹一樣相處得輕鬆自在。



一個人的弱點可能就是另一個人的支點
（漫畫）鄭辛遙

說犬

商子雍

文化什錦

感謝藏獒論壇組織者，使我有機會和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接觸。其間觀賞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藏獒，其數量之多，其體量之大，其形態之美，其氣度之卓爾不凡，都讓我大開眼界、大吃一驚，從而也激發了我的一種責任感，覺得作爲舉辦這次盛會東道城市的一位文化人，有義務在這個論壇上，發表自己的一點兒粗淺感受。

犬是和人類最親近的一種動物；我甚至覺得，犬還很可能是人類最早（起碼也是較早）馴養、培育的一種家畜，儘管它在所謂的「六畜」、即《三字經》所言之「馬牛羊，雞犬豕」中，排位並不是很靠前。

仍然是在《三字經》裡，還有着這樣的文字：「犬守夜，雞司晨，苟不學，曷爲人。」這說明，在犬和人親密相處的漫長歷史上，「守夜」二字，既展示着犬的能力，也記錄着犬的功績。把人和犬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另一項社會活動是「田獵」；童年和少年時代，幾乎每年的寒、暑假，我都是在位於陝西省涇陽縣的儀祉農校度過（因爲我的一位伯父當時是這所學校的校長），當地有一種身材苗條、長於奔跑的細狗，在冬天空曠的田野上，細狗追趕野兔的火爆場面，當時曾讓我熱血沸騰，至今憶起，也仍然歷歷在目。犬還有其他許多出色的能力，像警犬、牧羊犬、消防犬、導盲犬……不是至今還活躍在地球的許多地方嗎？

人類馴養和培育犬的第三個目的，我想應該是在座的諸位不願意面對、卻不能不承認的現實，這就是狗肉曾經、並且至今依然是人類——或者說是被不少人所喜聞樂吃的一種食品。漢代以前，中國人對狗肉的喜愛和重視程度，是遠在牛肉、豬肉、羊肉以上的。翻閱古籍，可以見到「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以獻之」、「束修一犬」、「生丈夫二壺酒一犬」之類的記載，這說明，在當時，高到廟堂，遠至江湖，上到「最高當局」的祭祀大典，小至升斗小民的添丁、拜師，皆少不了狗肉前來助興也！流行於當代社會的俗諺中有「狗肉上不了席面」之謂，但起碼在漢代以前，情況絕對不是這樣。

有道是「時勢造英雄」，在漢代以前，屠狗理所當然的是一種相當重要的行業，有不少曾經在歷史上留下了或淺或深腳印的人物，如跟隨劉邦打天下，以勇闖鴻門宴而聲名顯赫的將軍樊噲，還有幫助信陵君盜虎符的大力士朱亥，以及在易水河畔給引吭高歌「風蕭蕭兮易水寒」的荊軻擊築伴奏的盲人音樂家高漸離，他們的經歷中，毫無例外的都曾經「以屠狗爲事」。

狗肉至今仍在中國內地和國外的韓國等地被一些（甚或不少）人深嗜，但我本人，卻是不吃這種食品的。原因有三——

念及犬在人類發展、進步過程中做出的諸多傑出貢獻，不忍吃；

本着善待一切生命的理念，不能吃；

由於從小養成的基本吃素的飲食習慣，不愛吃。

我無權規範別人的行爲，但我一定能堅守自己的原則。

還想贅言幾句的是：經過漫長的進化、發展，憑藉人類自身的努力，更仰仗大自然的多方眷顧，人類如今已經成爲地球上最強大的動物，但人類絕不應該成爲地球上最兇殘的動物。近一個多世紀來，地球上的物種急劇減少，對此，人類應負很大的責任，所以，人類要反省自己，人類要嚴加自律！

除過以上三個目的以外，很重要的一條，人類之所以要馴養犬、培育犬，是因爲犬和人，能夠在情感上相通。屠格涅夫的《木木》，芥川龍之介的《小白》，特羅耶波爾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都是展示「人犬情相通」這麼一種境界的優秀小說，也都曾經、而且必將繼續深深打動衆多讀者的心。

再說藏獒。

藏獒是有着純粹中國血統的世界級名犬。近些年來，藏獒在國內、國外名聲大噪，世界名犬之林中，終於有了中國犬的一席之地，這其中，凝結着全國萬千獒友的心血，不能不讓我對他們頓生敬意。而且，剛才在展覽廳裡，面對着那麼多高大壯美、氣度不凡的藏獒，我忽然悟出這麼一個道理：人對某種花鳥走獸的喜愛，在很大程度上是寄託着自己精神層面的嚮往和追求，在人的心目中，這種具象的花鳥走獸，其實是一個抽象的文化符號。譬如，富貴雍容的牡丹和凌雪怒放的梅花之所以深受中國人喜愛，甚至被視爲「國花」，還不是因爲這兩種花從不同的側面，揭示了中國人的品格和境界！同樣，大熊貓被中國人尊爲「國寶」，也是由於它樸實、忠厚的形象，能反映出中國一貫平等待人、處處與人爲善的和平心態。不過，中國是一個大國，在世界上，中國常常要承擔重大的責任，所以，中國也需要把自己威武、陽剛的一面示人；在中國高寒的藏區繁衍、發展，出落得頂天立地的藏獒，作爲體現剛柔相濟的中國人性格中剛的那個側面的具象物，應該是一個很有競爭力的選項。

巧得很，就在前幾天，通過電視了解到一個故事：丈夫斥巨資購來一條藏獒，妻子一直鬧着讓把藏獒賣掉，但後來妻子忽然改變了主意，爲什麼？原來一天中午，一家三口都在樓上休息，兩歲的小兒子醒來以後自己下樓去玩兒，不慎從樓梯上跌了下去，而熟睡的父母卻渾然不知。幸虧藏獒衝上樓去，叫醒了主人，孩子得救了，藏獒也獲得了女主人的認可……

我們無法了解這條藏獒的內心世界，但它在一個幼小生命遭遇危難之際的表現，卻不能不讓人肅然起敬。哈哈，不能這麼比。

七里山塘到虎丘

馮進

文化經緯

蘇州虎丘是中外聞名的名勝古跡，春秋五霸之一的吳王闔閭葬在這裡，至今還有劍池、虎丘斜塔爲證。晉末又有高僧竺道生（世稱「生公」）立石爲徒說法，據說舌燦蓮花，頑石點頭。至於在蘇州做過官的韋蘇州（唐朝蘇州刺史韋應物）、白蘇州（唐朝蘇州刺史白居易）、劉禹錫（唐朝蘇州刺史）、王禹偁（宋朝長洲縣令），或是蘇州本地的名人陸龜蒙、祝枝山、文徵明、唐伯虎，有關古跡和傳說更是不勝枚舉。

有關虎丘，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時候聽評彈，有一部書說清代才子冒辟疆和名妓董小宛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其中有一回描述冒辟疆坐船去探望洗淨鉛華、閉門謝客的董小宛。一句「七里山塘到虎丘」，表演者唱得宛宛囀囀，蕩氣迴腸。山塘河是唐代白居易從杭州調任蘇州刺史後開鑿的，西起虎丘，東至閶門，直通京杭大運河。沿山塘河，北邊修建道路，稱爲「山塘街」，山塘河和山塘街都長約七里，所以叫「七里山塘」。自古山塘街有「姑蘇第一名街」之稱，可惜太平天國時期毀之一炬。余生也晚，沒趕上當年市面繁華、文采風流的盛況，最近偶爾翻到一本道光年間（一八四二年）清人顧祿（鐵卿）的《桐橋倚棹錄》，也算彌補了一點遺憾。

我看的這個本子根據顧頡剛的藏本校訂，一九七九年由上海古籍出版，書後還附有顧頡剛、俞平伯、謝國楨、吳世昌諸人的題記。薄薄一本小書，內容卻相當豐富。作者分十二卷記述了虎丘的山水、名勝、寺院、祠宇、塚墓、坊表、義局（收容孤、貧、殘、老的慈善機構）、會館、第宅、堤塘、溪橋之外，更是對前人從未涉及的手工作坊、酒樓飯館、園圃遊船做了濃墨重彩的描述。清代蘇州人的物質生活、休閒娛樂和人情風俗無一不是栩栩如生、躍然紙上。

談蘇州，談虎丘，談山塘，當然不能不說美食。清代蘇州士紳有「窮烹飪」、「顧嘴不顧身」的嗜好和名聲。顧祿提到臨近虎丘斟酌橋旁的三山館和創立於引善橋旁的山景園酒樓。兩者都建在虎丘山下，址連塔影，「門停畫舫，屋近名園」，生意好得不得了。不光是附近居民的婚喪嫁娶多在此辦理，蘇州城內和其他地方也是客如雲來。

三山館所賣的滿漢大菜及湯炒小吃多達一百四十九種，舉凡山珍海味，煮炒烹燉，葷素紅白，應有盡有。其點心也多達二十六種。「菜有八盆四菜、四大八小、五菜、四葷、八拆，以及五簋、六菜、八菜、十六碗之別」，「盆碟則十二、十六之分，統謂之『圍仙』，言其圍於八仙桌上。」僅僅一家酒樓的菜單就這麼長，名堂這麼多，無怪乎顧祿引用沈朝初《憶江南》詞云：「蘇州好，酒肆半朱樓，遲日芳樽開檻畔，月明燈火照街頭，雅坐列珍羞。」

（上）

狗是人類的好朋友

說話

如是我見

陳志宏

言爲心聲。

一個人不言不語，是心門嚴閉；一個人嘰嘰喳喳，是敞開心扉。

愛一個人，不必苛求太多，只要你張嘴與他說話。恨一個人，不是手起刀落解氣恨，而相對無言，漠然視之。

有人問，娶媳婦幹什麼？某地順口溜是這樣回答的——上床，吹燈，說話。

在我的老家，也有類似的答案——暖腳，哇事（方言，說話的意思）。

喜歡一個段子：「最好的感情，就是找一個能夠聊得來的伴。各種的話題，永遠說不完；重複的言，也不覺厭倦。陪伴，是兩情相悅的一種習慣；懂得，是兩心互通的一種眷戀。」

爲了心的眷戀，我們不妨在煙火時光中，慢慢養成愛的習慣——張開金口，對你的身邊人，對每一個你愛的人，說說話吧。打開窗戶說亮話，打開心扉說知心話。

一個從傳銷窩裡逃出來的熟人，解密傳銷蠱惑人心的「傳家寶」，竟然是——說話。

傳銷人員說話像無量泉那樣汩汩往外湧，無止無息，滔滔不絕。有個男孩，一年到頭也沒和父親說過幾句話。陷入傳銷後，對父親說的話居然可以車載船運，多得不可思議。老父親感動加激動，不由地就心動了，義無反顧地加入兒子的傳銷隊伍，成了團隊中的鐵桿一員。

打擊傳銷，我們通常的做法宣傳，讓人們警覺起來，抵制傳銷，不要思慕一夜暴富，不可貪戀不勞而獲。這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倡導家人之間，熟人之間多說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語能傳送愛的糖分。生活有了愛的甜，哪會在乎傳銷所聲稱的虛假的蜜呀。如此一來，他們的溫情牌、說話術，就打不出效果來了。

家暴，是開在家裡的惡之花，爲人們所痛恨。反對家暴，讓愛盪漾，成了全社會的共識。然而，比暴力更讓家庭飄搖動盪的是冷暴力。暴力致肉體傷害，冷暴力直接戕害心靈。所謂冷暴力，即相對無言。不管你說什麼，不管你怎麼哀求，眼前的那個人就當你是空氣一樣的不存在，疏遠你，冷落你，無聲無息。

冷暴力是一座無言的冰山，暖風吹不進，暖陽照不到，那無邊無際的荒寒，冷至心骨。告別冷暴力，請張嘴說話，用話語回應話語，用愛回覆愛，用情牽引情。

每年寒暑假，我都會一個人潛回鄉下老家，看書寫字，過幾天隱居生活。鄉村有炊煙，沒有汽車尾氣，有雞鳴犬叫蟲嘶，沒有塵世喧囂，有着紅塵中難得一享、日漸稀少的寧謐。

世居的鄰里鄉親，見我回來，怕我閒寂無聊，時不時過來陪我說話，一枝煙，一杯茶，東拉西扯。每每這時，我便坐立不安，心急如焚，心裡計算着，有這些閒聊時間，可以多讀幾頁書，多寫幾行字呢。他們念宗族鄉情，也是一番好意呢，礙於情面，哪好意思狠心地下逐客令呀。

怪的是，告別鄉村的隱居生活，返回城裡，看了多少書寫了多少字，並不在意，難忘的竟然是和鄉里鄉親那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聊，備感溫暖可人。人活於世，翻多少書，寫多少字，對我來說，也許並沒有當時想像得那麼重要。有時，和鄉親閒聊更暖心窩呢。說話，爲情鋪路，替愛搭橋。讓我們袒露心扉，坦誠說話，用言語之錘，敲開那一扇扇嚴實的心門，透射出話語之馨香，感情之桔暖。

說話說話，暖融如畫。

酒泉公園

木越

天南地北

酒泉市的城中有個酒泉公園，係國家4A級旅遊景區。在蒼茫的大西北，有如此高級別的景區，實屬罕見。該園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是河西走廊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西漢式園林。園中有八大景區，其中尤以酒泉勝跡爲最。

酒泉是該園的主題，進公園，行百步，便見此泉。泉的四周用條石圍砌，形成一個小池。池有四米見方，爲了保護泉水，也便於遊人觀瞻。池的中央有一眼泉水，這便是酒泉的眞容。它呈間歇狀噴湧，湧時，水面凸起一片，高寸許，其後清清的漣漪向四周緩緩拓展，待直徑三尺，便歸消隱，水面歸於平靜。觀賞之時，泉水復又湧出，水面復又凸起。它不急不躁，如此往復，生生不息。池中不同的方位，不時有大大小小的氣泡，緩緩地冒出。有單一的，有成串的。單一的搖搖曳曳，婀娜多姿；成串的輕盈歡快，喜氣動人。此泉冬不結冰，夏不乾涸。若是冬季，水汽蒸騰，如雲如煙。若在夏日，涼氣襲人，暑氣頓消。細看池水，清澈透明，有厚重之感，如油水一樣。它能映出藍天白雲，映出綠樹紅花，我想也能映出人的本來面目。

酒泉市以及酒泉公園的命名，均源自此泉。有關酒泉的來歷，傳說有三：一說泉水如酒，可飲可醺；二是泉水味好，釀酒甚佳；三爲御酒入泉，將士共飲。三種傳說，第一種欠妥，泉水如酒，要酒廠幹嗎？不確。第二種有可信的成分，相傳，酒泉原有泉水九眼，日夜噴湧，浩浩蕩蕩，在此釀酒的酒坊很多。第三種說法流布最廣，也最爲可信。它不僅具有傳奇色彩，更具愛國情結，故爲人們喜聞樂道。

御酒入泉的傳說爲：公元前一二一年，西漢驃騎將軍霍去病西征匈奴，大獲全勝。漢武帝聞訊大喜，即刻傳旨，送去御酒十罇，犒賞三軍。可霍去病有十萬將士，卻僅有御酒十罇，怎麼喝？霍將軍前思後想，很是爲難。左右的將士，也紛紛獻計獻策。最後霍將軍靈機一動，乾脆把酒全都倒進泉水，令十萬將士先後圍坐泉邊，開懷暢飲。爲了紀功，也是爲了紀念霍去病體恤將士的精神，後人將此泉命名爲酒泉。此後，該泉便成爲絲綢古路的一大名勝，成爲人們懷古感慨的所在，並成爲歷朝各代文人墨客謳歌的題材。

酒泉向北，有組霍去病西征的群雕，它由「出征」、「鏖戰」和「慶功」三個部分組成。「出征」表現了西征將士意氣風發，勇往直前的場景；「鏖戰」描繪了古戰場是兵戎相見，慘烈廝殺的戰況；「慶功」則謳歌了歡慶勝利，痛飲御酒的歡騰景象。整個雕塑，大氣磅礴，動人心魄。

端詳着石雕的將士，個個鮮活。他們的目光堅定，神態剛毅，張揚着一種奮勇爭先，搏殺建功的渴望。這組群雕，令每個瞻仰者心潮起伏，感慨萬千。

酒泉因霍去病而千古，酒泉因霍去病而不朽。

覓點清閒

陸地

人生在線

有時候想覓點清閒，什麼都不做，什麼也不想，只想找個安靜的地方坐坐，讀讀書。

公園是個好地方。但天剛剛濛濛亮，大媽大爺們就上陣了，太極拳、香功舞、吊嗓子……還有江湖騙子、年老色衰的站街女在裡面神出鬼沒，從早到晚，你方唱罷我登場，大家都在忙忙碌碌。

總以爲住到城郊，會少些喧囂，但只要夜幕降臨，小區四周就被廣場舞大媽們包圍了，她們可以伴着強烈的節奏扭動身體二三個小時，大媽們的能量超乎我的想像。

三樓住着我的一位朋友，在一家公司當副總，他見了我，就說四字：「這地方躁。」躁的已不是某個地方，而是內心的由裡及外。

副總已然算是靜宜之人了，管着千把號人，出入有專車。他說每天早上開完例會，就開着車出了廠區，沿着山路到了林場，在寥無人煙的半山腰練上半小時的太極。

但這份閒情被人舉報到了總公司，說他不務正業。「並不是你想清閒，你就可以清閒」，副總朋友對我這樣說。

我是一個懷舊的人，總想着學生時代在圖書館裡的日子，一杯白開水，一疊書，看着看着睡着了，醒來洗個冷水臉接着看，我不泡學妹，也不喜歡運動，沒人來催讓我幹這幹那，那是無所事事的日子，也是永遠回不去的日子。

到了雙休日，我會開着車，奔波一個多小時到省城的圖書館裡去尋找當年感覺，但圖書館裡自修室裡，被迎考的學生們佔領，他們埋頭苦幹，個個蓬頭垢面，閱覽室裡充斥着酸菜牛肉即食麵的味道。看着一大群像工蟻一樣忙碌的學子們，我哪有閒情坐下來，好好讀幾本書。

許許多多的書上說，西方的大作家們喜歡在咖啡館裡寫作，譬如莫泊桑，還有現代的薩特、J.K.羅琳和娜塔麗·薩洛特，可是現在，你試試看，點一杯咖啡，你坐半天，咖啡店老闆也會向你討饒了。

有一年在香港彌敦道，我實在受不了同伴沒完沒了的逛街和購物，我買了一份港版《讀者文摘》坐在肯德基休息，那本雜誌才翻了一小半，只見服務員一直站在遠處朝我微笑，我就懂了，店裡生意很好，人流進進出出，惟我一個佔據座位看書，實在有點不諧調。

也許有人會說，天涯何處不讀書，只須心靜，便有美妙的閱讀。這自然是最正確的理論，但是有一種適合讀書的環境，包括外在的物質環境，內在的心靈環境，我一直認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大家都在說，耐得住寂寞的讀書人越來越少。這說明理論總歸是理論，有一個好環境還是那麼的重要。在這個好環境裡，大家都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時間，身上沒有太多的生存壓力，江湖騙子和年老色衰的女子都有勞保、學生們都能上好學校、副總的太極愛好不會遭到舉報、咖啡店的老闆因爲有讀書人佔位引以爲傲，香港的街頭不再熙熙攘攘吵吵鬧鬧，那麼這就是一個有清閒的世界，可以捧本書讀到睡，重新回到與我沒有多大關係的世界中，裡面的每一天，都是春天。